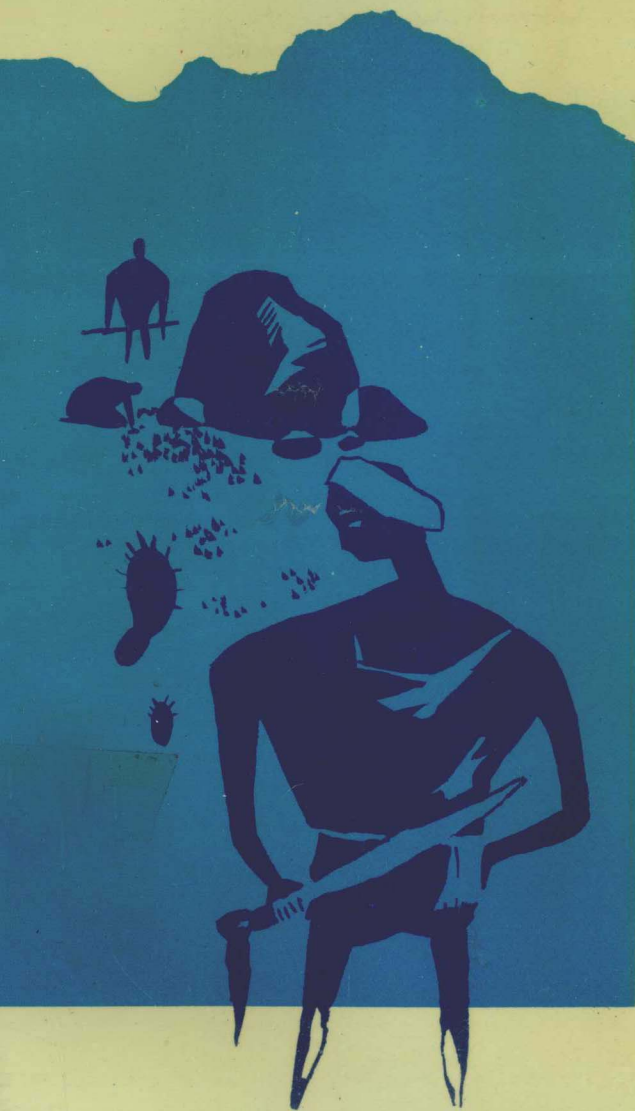


贵州民族出版社

吕克昌 著



界石



吕克昌 著

界石

黔新登字(90)04 号

责任编辑:黄仕日

封面设计:吕凤梧

技术设计:张声伟

界 石

吕 克 昌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ISBN7—5412—0348—3/I · 125 定价:3.00 元

序

孟继尧

珠江的源头在滇东的马雄山麓，这个论断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得出的。几百年过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自一九八五年八月国家水电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和曲靖地区行署在珠江源头立碑正本，珠江源的名声和影响却日渐扩大了。从自然景观上说，珠江源不可能有什么实质上的更变，关键是人们今天赋予了珠江源更多的人文内涵，人们看待珠江源的目光变了。

珠江源是生命之源。一水既出，经历了千山万壑，九曲十八弯，流经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数十个县市，纳百川精华，终汇成一条滔滔溢彩的珠江，孕育出一个千里平沃、万顷富庶的珠江三角洲，这本身就是伟大丰富瑰丽动人的。把水源视为生命之源，体现了人类寻根的愿望和思想。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进步，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审美观念的提高和变化，珠江源将对人们产生更加强烈的吸引力。

地处珠江之源，是生命的发源地，历史和岁月赋予了滇东地区鲜明浓厚的文化色彩。而实际上，曲靖地区也确实拥有非常古老悠久、灿烂夺目的历史文化。这里曾是蜀身毒道的东道和秦五尺道经过的地方，是由内地进入云南的重要窗口，是雄关险隘。是魏晋至唐初辖云贵川大部地区的南中地区的治所，古老深远的爨文化的发源地。南诏时段氏与东方三十七部蛮

结盟的重要史实，也发生在这里。近现代在云南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红军长征过云南等，无不与滇东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与岁月曾在滇东地区导演过无数激荡人心的悲喜剧，造成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文化异常丰富。其中自然有正误之分，是非好坏之分，但只要 we 细心加以甄别，加以选择，其中优秀的好的东西，将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从事文艺创作提供良好的参考，为我们提供有价值有特色的好的素材。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奋斗，我区的文学创作有了明显的发展。一部分作品在国家一级的刊物发表，有的获了奖。一方面，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全区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们的努力分不开。在云南文学界，曲靖地区的文学创作比较注意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历史特色，这应该是我区的文学创作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的根本原因。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只有独具特色的东西才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文学作品就更是如此。时代的特色、历史的特色本来是宽泛的，一旦同地方特色结合，就变得突出和具体了。这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才能处理得更好，是我区的文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写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提倡写熟悉的生活，同表现时代，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工作者们都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回答。

编辑出版《珠江源文丛》，是对我区文学创作的一次初步检阅和总结。尽管出书的范围有限，人数还不多，但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多样丰富，但为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积极的精神产品，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

的目标和宗旨。不可能有无目的的文艺，只要形成作品，只要见诸文字，不同的客观效果也就随之产生了。效果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目的，但二者显然不可能没有联系。好的动机和目的不一定都能得到好的结果，这确实是事实。但消极的不健康的出发点，就只能导致消极的后果，这却是规律了。我们的文学作者、文艺工作者应该严肃对待。

改革开放，给曲靖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古老的珠江源红土地，已将自己置于新时代新世纪的窗口。这既是一场挑战，也是一次机遇。生活在珠江源头，生活在它的历史的沿续与发展中，我们的光荣职责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创造出属于这块土地独特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创造出我们精神的和物质的优秀产品。珠江源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源，熟悉和了解这块土地，把握它的过去和未来，就是我们的职责。饮源头活水，满腔热忱地奉献自己的才情才思，我们的事业必将一步步走向兴旺与发达，走向繁荣和成功。我们一直都这样希望着，我们一直都这样奋斗着。

1992. 11. 18

目 录

序.....	孟继尧(1)
界 石.....	(1)
老 坛	(39)
人 食	(46)
鸡 黄	(54)
三月樱花	(66)
桑 站	(70)
死 晴	(87)
出师鬼门	(98)
黑 石 头	(108)
双 旋.....	(122)
过 江 龙	(133)
梁 子.....	(175)
后 记.....	(184)

界 石

死其实不是一个界

——题记

景深晚上来，提了酒。说老家来人了，住不下，要睡我的沙发。睡不着，就讲故事下酒，讲的都是他老家的事。

景深讲：

我老家叫三江镇。哪三江？金沙江、小江、恨石江。又叫鸡鸣镇。镇上的公鸡啼鸣，滇、贵、川三省报晓。解放前以三多著名，大烟多、烟商多、土匪多。

这不稀奇，稀奇的是镇西有一座阴山，山脚下兀立了半片石壁，中央刻了一个“界”字。镇上的人都说原是刻的“死界”二字。一百多年前有一县令走马上任，先走水路到镇上，又换轿子上路。刚出镇，就见赫然“死界”两字。县令觉得晦气，命镇上石匠用绳子系腰，凿了七七四十九个眼，把有“死”字那半壁掀了。又叫人扎了好大一个竹排，沿小江放到别的地界去。不料木排就要出县界进金沙江，好端端就沉了，倒把一条淌平的小江多出一个险处来，叫“死湾”，行船走水到死湾，十条船有九条翻。便又分出一条叉河通航，就是恨石江。

死界只剩了界字，但镇上人还是叫死界。据说，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傅友德、沐英平滇，在此一战，斩元军数万人。刻“死界”镇元人。又传，清朝某代，九乡十八铺山民起

义，聚众逾万。被清兵镇压后，追杀余众。官府传令，以此石为界，凡越者，杀。故后人刻了“死界”二字。

到了后来，就是土匪杀人，也都拉到死界跪了，到午时砍头。界石上那“界”字也怪，早上看是阳文，一到正午，就变成了阴文。杀人的规矩是，阴文一现，刀起头落。传说得很玄，如是阳文，再好的刀也会卷了刃。如是阴文，刀挥过去，就象从水里打漂。好的刀手，过刀极快，刀过去后，人头才落下。遇到好汉杀好汉，被杀的跪得绷直，脖子梗挺。刀手刀随意动，只见白光一片。刀过后片刻，人头才托地跳出那片白光，直跳起尺来高。然后血喷出来，喷泉似的。飞溅到界石上的，立时凝成石花、通红透明。小儿惊风，敲两片石花熬水喝了，一百个好。

景深见我听得玄。笑了。接着又讲。

清匪反霸的时候、我在死界看过一次枪毙土匪。不过，是个土匪毛毛。才拖到死界跪了，就瘫做一团。看的人黑黑一片，给他打气撑腰。骂了他八代祖宗，那土匪也没直得起腰来。枪响的时候，站得远的只听到闷闷地“噗”了一声，觉得扫兴得很。说怎么枪毙人也不挑支好枪，打屁一样破声。其实听到的是回声，死界回出来的。近处的也摇头，土匪原本就稀软一团，枪响时只抖了抖肩。众人都说不好看不好看。

有人对我说，你三叔杀人，那才好看死了。你三叔杀冯海，你看了吧，那就叫金刚斩蛟龙，好看死了。

我三叔杀冯海，我没看。我看那次枪毙土匪，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杀人，都拉到县里来判。也就在县里杀。不过这以前我也没去看过杀人。我们家乡土匪太多，在死界就杀过百数。那会儿杀土匪，民兵队长就能画圈。这么说吧，照前些年，三江一带没人能参军，查三代，好歹都查出匪脉来。

我三叔名声大得很，杀土匪杀出来的。认真算起来，我三叔也是当过几天土匪的。

讲到我三叔，故事就更神了。玄得很。你要写小说，用不着编，随便抓个故事，都是好小说。

景深讲到这，不讲了，我求他再讲。景深说，你要真想听，就到三江镇住几日，我奶奶会给你摆。我奶奶八十几岁了，爱讲。只是没人爱听，听一百回了。

我忙说，要去的要去的。不料过了几日景深把张火车票给我。又告诉我到什么地方转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又乘什么船，又递给我一包东西，是带给他奶奶的。又说到了镇上如果有人接我那人什么样，如果没人接怎么去找。

景深家并没有人接我。景深的奶奶却好找，全镇的人都晓得。小娃娃们见了人就喊，祖祖家景叔来了。拐过一个弯，进了一个巷，忽一下全静了，一个大些的孩子喊，祖祖，景叔来家了。

景深的奶奶走出来，把手乱摸。我忙把手递过去，一面看她。景深奶奶的双眼全翳了。她把我手摸了一遍，掐掐掌心。问我，几时到的。我看看表，说六点差一刻吧，景深的奶奶就点点头。说，是景深。孙儿你真来了。

我忙说，奶奶，我不是，我是景深……

就有一条汉子从人群中急穿过来，连声叫着大哥。说怎么会没接上。怪了。又问我走水路还是旱路程。又说今天再接不上，奶奶该生气了。我忙着答话，顾不上说我不是景深。

那汉子扶了奶奶又一手担了我的东西，进了屋。他说他也是孙子。是景深的堂弟，叫景义。

奶奶共有三个儿子。景深的爹是老大，景义的爹是老二，

老大老二都早已死了，景深的三叔在县里当局长。前几年离了休，回老家来，等着给老人送终。景深的奶奶却活得人人鬼鬼的。走到半路又回来了。景深的三叔就很不耐烦等，干脆也死了。

晚上，景深的奶奶叫我到她屋里睡。屋里不点电灯，一支蜡烛摇着火苗儿。黑漆漆一张床，不晓得如何睡法。奶奶盘腿坐在一个很大的草团中央，说，我这就是睡。我好些年不睡床，睡床会睡了去。她接着讲了一个故事。

你三叔刚回来那年，两个小鬼来勾我。走到灶门间，我说我带上点钱。就抓了把纸烧了。又把盒火柴装了。走到界石，天就快亮了。我说，你们瞧瞧界石上的字是阴文呢是阳文。小鬼说瞧不清。我就擦了火。小鬼就叫起来，说，怪了，是阳文。我说，阴间门不开，我进不去。这时，就听见镇上鸡叫，小鬼急了，说，你先回去，许是阴差阳错了。我就慢慢走回来。来回走了一夜，走得我脚疼。我一眼看见你三叔。我说打盆热水来，我好好洗个脚。你三叔说，妈，怎么一早就要洗脚。我说，我夜里到死界去了，小鬼来勾我。走了一夜。你三叔说，妈，你又闹鬼了。我说，我在界石下划了火柴哩。你不信你去看，还有火柴棍头呢。你三叔只说是鬼话。我就差你弟去了。他腿快，一会儿就回来，真拾回一棵火柴棍。你三叔才没话说。

我摇摇头笑了。界石背风，许有人在那儿歇脚吸烟，拾根火柴棍儿是可能的。

景深的奶奶又说，景儿你若到死界去，万不能走到界石后面。

我说，奶奶你能哄了小鬼，我也哄得了的。

景深的奶奶就又笑了。说，景儿你能哄。不象你三叔，小

鬼才喊他，他爬起来就走。我看也看得清，听也听得清。我就喊，三三你等等。把你鬼头刀带去。俗话说，鬼怕恶人。再说，那刀把上系红，逼鬼不敢拢他身。那两个小鬼真个就怕了。就哄他说，是你大哥二哥请你喝酒哩，自家兄弟，带了刀伤和气。你三叔果然就说，妈，是哥请我吃酒哩。我不带刀。他就起身走了。出了门，他又叫我一声，妈，我走了。我说，三三，你不等妈和你一块走。他说，妈你走得慢，我不待等了。我先走了。他才说完这句话，就落气了。

我问景深的奶奶：奶，你能看清。

景深的奶奶说，我看不见阳世，阴间却看得清楚，你三叔落气那天晚上，我就一直坐着，没敢睡。终没能守得住他。做人做鬼，全在个念头。

那天好好的，你三叔白天没事，就走出镇子，不晓得咋个就走到死界，你三叔看到一个老女人在生真杀了几十人。也真杀过不该杀的。我倒不信有来世。我只是想着，那冤死的早已死了，我活得也真累，人活到六十，也够了，我晓得，你三叔一个念想差了，他又是说走就走的人，他要赶我先了。真的那天晚上就去了。

我听得心里发紧，问：奶奶，那个老女人是谁？

景深的奶奶把一双无光的眼看准我。说，景儿，那保准是镇西头冯海的那个相好，年轻时好娇俏的人儿，叫她水白菜。

冯海？

冯海究竟是什么人。

冯海吗？景儿你都忘记了。你小时候哭，说声冯海来了，吓得你把嘴都咬破了。

我想，冯海恐怕是这一带的土匪头了。景深的三叔杀了

他，少说也三十五、六年了。那个叫水白菜的老女人还念着他。也难为了那女人。冯海是个什么样的土匪，杀人魔王？而景深的三叔又怎么杀了他。这才是故事哪。我正想把话引到冯海和景深三叔身上去，景深的奶奶问我，景儿你在外头，没想过这些事？我忙说，外头工作忙。我出去又早，根根底底不明白。

景深的奶奶说，听人讲你是忙。你走那年，才六岁多点儿。那会儿，你三叔到处抓冯海。也不晓得是你三叔杀了冯海呢，还是冯海杀了你三叔。把你送出去，留条根。景儿，说你后头恼你三叔了。起早是为了……

我说：奶，起早的事了。不提。

景深的奶奶说，起早的事该忘就忘。奶是忘不了。奶越是起早的事越是忘不了。奶就想找人说起早的事。

我说：奶，你说，我听。

景深的奶奶说，奶奶先给你讲冯海，冯海那个人有的讲的。讲了冯海，再讲你三叔。景儿你会晓得，为人一世全在个运。景儿你别先不信。

冯海的故事

民国二十五年，朱德的红军过了金沙江。说红军要进镇子了。红军进了镇子，枪东西，奸女人，烧房子。镇公所就贴了告示，要镇上的男人到阴山顶守镇子，冯海那会儿给赌行护场子。那会儿，镇上十几家赌场。冯海练过武，枪又打得准，赌场老板请他当了镖头。要护镇子，镇上的保安队长外号叫三眼蛇就让冯海带人上阴山。说红军都是老弱病残，枪没子，刀没刃，一听枪响，满山放鸭子。冯海就带了一百多号人上了阴山。

等了一天，红军真来了。冯海还没说打，百多条枪就噼噼啪啪放，放得好热闹。枪子打完了，心想红军该满山跑鸭子了。把头伸出去看，鬼晓得，红军到跟前了，枪口对着鼻子尖。一百多杆枪全缴了去。人也全带回镇子，挨个问挨个放，百多个人全放了回家。只冯海没回。红军过了三天。川军跟上来了。咬住了红军尾巴，也在阴山打。打得就惨了。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红军只剩了十几个，都带伤，钻了山洞。三眼蛇就带了川军堵了山洞，守了三天，把洞里的红军拉了出来。都饿昏了。里面竟有冯海。

第二天，十几个红军全拉到死界绑了。川军原想拿机枪打。三眼蛇说，省下子弹归他。死界杀人不用枪。就提了一把鬼头刀片子，挨个儿砍下脑壳。砍到最后一个是冯海。

冯海说：狗日的老三，你换把刀，赏个痛快。

三眼蛇说：我这刀是祖上传下来的。我的祖宗使这刀在这儿一气砍过十八个脑壳。你还不到十八，才十三。

三眼蛇说完，把刀举上头顶。阴山就呼地刮出一阵风，从山后头扯过一块黑云南，亮刺刺打了个闪。有人就看见，三眼蛇下刀的时候，那个“界”字正正现作了阳文。就听见三眼蛇的刀咣地一声响，硬是砍在石头上，火星都溅了出来。

接着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

而冯海的尸身那天夜里就不见了。

三天后，三眼蛇提了鬼头刀，到处找冯海。第七天头上，三眼蛇得了信，冯海是水白菜藏了。三眼蛇半夜闯进水白菜屋里。把刀挑开水白菜的被盖，鬼头刀片贴在水白菜脸上，问：冯海在哪？水白菜坐起身来，一笑：我刚刚梦见了冯海，就在我怀里。三眼蛇的刀片子挑开水白菜的紧身褂子。水白菜捧起一

只雪白雪的奶子，说，冯海就咬我这只奶子，你瞧，真有牙印呢。冯海有个小虎牙，尖尖的。这个眼就是虎牙咬出来的。咬得真疼，没有哪个男人这么下狠。水白菜说着，咝咝地吸气。三眼蛇嘿嘿冷笑，说：冯海属蛇，那颗虎牙是毒牙，冯海把毒留你身子里了，我给你把毒放了。说话的时候，三眼蛇两个手指捻住了水白菜的奶头尖儿，使劲拉长了，在水白菜眼前来回翻着刀片子。水白菜脸白了白，又笑盈盈地问，割了奶头儿，人死不死。三眼蛇说，男人一个鸡巴，砍掉了还活，女人两个奶头呢。水白菜就说，不死就行。你割了去吧。三眼蛇真就一翻刀片，把个硬铮铮的奶头尖儿割在手里。水白菜叫了声，死过去了。三眼蛇捻着那个奶头儿就走了。

三眼蛇找了冯海十几天，眼都红了。一天疯了似的在镇上窜。水白菜伤好了后也到处找冯海。找得人也痴了。见天捧着那只奶子，说冯海咬了她又走了。倒是有人先给水白菜透风，让水白菜到赌场找找看看。

水白菜一下子就想到了二寡妇。

二寡妇名叫月桂，嫁到三江来。男人开了一个赌场。开赌场的人本来是吃抽头。二寡妇男人心黑，和一方赌客做了暗定，赢了分成。就被一伙儿贵州赌客看露了。就在二寡妇赌场上当场拿了马虎。把二寡妇男人在赌桌上扯平了，杀猪一样一刀捅了进去。血流了一桌子，又从桌子上流了一地。

人死定了，二寡妇让人把男人抬一边去，把桌子上的血洗擦干净。又把一包银洋哗一声倒在桌子上，说，他欠哪个多少黑心钱，自己拿。清了，我重开场子。

那一帮赌客见二寡妇是个磊落人。说，你男人欠的虽是黑心钱，没字没据，没多没少，一刀两清。二寡妇说，好，我这就开

场子。说着，就换上牌。这一来，名声传出千里，尽引来了些大赌客，没几年，赌场就压了行。

二寡妇人有几分骚臊，说是在妓院混过。女人们都传，说白天赌客赢了钱，晚上又在床上输给她了。男人们却说，二寡妇真是一团粉团团，多大价都值。冯海护场子的时候，二寡妇没少媚冯海。所以，水白菜一下就想到她了。

水白菜气成了一只羊山关，冲进二寡妇赌场里，张口就骂：贱母狗，一百个男褪不了你一身骚气。二寡妇柳眉一扬：一百个男人咋个，一百个男人不抵冯海一根毛。水白菜恨一声：冯海能要你？一把撕开衣襟，说：瞧见了，冯海咬的，冯海的毒流我身子里了。二寡妇哼一声：脱衣服也算，想看，我脱裤子你看，冯海什么没留我身子里。说着，一颗香瓜子儿扔嘴里，“扑”一声，两片瓜子皮儿飞水白菜脚跟前。水白菜就哭了。哭着哭着就骂开了，说冯海你不如死了，我从死人堆里扒你出来就该咬死你，我留个清白身子等着你，你去爬那条母狗你就狗都不如了。水白菜哭得伤心动肠，二寡妇也止不住就哭了，说水白菜你救冯海是情我救冯海也是情，你救出冯海你就不该咒他死，我救冯海你更不该咒我，你是女人我也是女人，我嫁了男人又死了男人我受的苦比你还多。两个女人啼唔唔哭了一气。哭够了两双桃眼对在一起，两个人同时叹了口气，两双手就拉在一起。水白菜叫了声姐。二寡妇忙回叫了一声姐。说，你先我后，冯海不死，我俩伺候他一辈子。水白菜说，你大我呢。二寡妇说：拜姐妹分大小，论主次，讲先后。要不是三眼蛇狠毒，冯海能不去看你。二寡妇低了声又说，你跟我来。

二寡妇的赌场分三进。最外边是押宝，身上装一个两个铜钱就能押一回。输了拍屁股走。赢了，再押。手气好连翻三翻，

毫子换大洋，就能入中进。中进是常客，有本镇人，有外地客商。日出日进，输赢几十个大洋。里进是专为赌家备下的。那些赌家三省有名，常下贴子约好了，那个时候哪个地方会面，赌起来没日没夜。输赢成千上万。有的才出了场子就跳了金沙江。

水白菜随二寡妇进了里进。里面正有一伙大赌客，一个个山魃野鬼模样。二寡妇说已经赌了七天七夜，今日要见输赢了。

刚说话，门帘被挑开，三眼蛇肩着刀片子堵住门。二寡妇迎上去说，三爷，来瘾头了。里头没你的份子。三眼蛇说，是来瘾了，杀人的瘾。二寡妇说，人杀多了短命。三眼蛇说，杀不了冯海我才短命呢。说，冯海在哪儿。二寡妇说，冯海不是让你砍了脑壳。你拣了便宜，白砍了十几个脑壳。三眼蛇说，冯海跑了。钻女人档里头。二寡妇说，你杀冯海不死，是冯海命不该死，何苦再杀他。三眼蛇说，我杀不了他他就要杀了我。二寡妇说，杀了那么多人，你不怕报应。三眼蛇冷冷笑：杀也杀了，多杀一个不多，少杀一个不少。今天杀不了冯海，我就先杀你。话没说完，三眼蛇一伸手，把二寡妇抓到跟前，刀片子压在肩头上。二寡妇说，杀我，你得有个名份。三眼蛇说，冯海入匪，你就是通红匪。格杀勿论。不值一条狗。

这边说话的时候，赌桌上的四个赌家没一个抬抬眼皮，就一点不晓得身边要杀人。水白菜见三眼蛇把刀架二寡妇脖子上，也是个急中生智，一脚把赌桌掀翻了。四个赌客才天雷盖顶，豁一声虎跳起来，就一眨眼的时候，都从腰里亮出了家伙。找搅了规矩的冤家。

三眼蛇晓得这些赌客难惹，赌红了眼说杀人没有哪个比